黄裳 | 沉默的少数

9月5日傍晚，散文家、藏书家黄裳在上海瑞金医院离世，享年93岁。黄裳经历丰富、学识渊博，有“当代散文大家”之誉，又以藏书、评书、品书著称。他也极具特质，沉默的性格在文坛上独树一帜。他的逝世，让本已屈指可数的老一辈海派文化人，几近凋零殆尽。

文 | 唐骋华　图 | 资料

黄裳元吉

认识黄裳的人，印象最深刻的是“沉默”。陈村回忆：“他话真的特别少，面对面坐着，也可以两个小时不说话。”那干嘛呢？答案是，枯坐，各自抽烟。这样的脾性令编辑、记者丧胆，不敢单独见他。即便陈村、陈子善、李辉等“圈内友人”，也常遭逢冷场，寒暄几句就无话可讲。有一次实在憋得难受，陈村干脆提议给老先生照相，缓和尴尬的气氛。

涉及个人的事，黄裳同样沉默是金。他1919年生于河北，原名容鼎昌，为什么取笔名“黄裳”，有两种传言。一种说法，他是电影明星黄宗英的“铁粉”，“黄裳”即“黄的衣裳”之义。另一种说法，黄宗英的哥哥、剧作家黄宗江曾“下海卖艺”，同学容鼎昌建议他用“黄裳”作艺名，黄宗江觉得太华丽，未采用。结果，容鼎昌反而以此名行世，为人所熟知。

对这些传言，黄裳从来是一笑置之，无表示、不解释。但深究起来，他的态度和性格倒十分符合作为典故的“黄裳”一词。《易经·坤》曰：“六五，黄裳元吉。”意谓处于“六五”的位置时，应保持谦虚，别让自己太突出，所以，穿不显眼的黄色下衣最合适。

纵观黄裳一生，确实低调得不能再低调。他中学就读于南开，和周汝昌、黄宗江等同窗，友谊终身不辍。1940年遵从父亲“实业救国”的宿愿，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，两年后转至重庆交大。1944年，黄裳被征调往昆明、桂林、贵阳等地任美军译员，最终抵达印度。之后黄裳写下随军采访录《关于美国兵》。

没学过新闻的他，就此转而干起记者，任上海《文汇报》驻重庆和驻南京的特派员，并采访过梁漱溟、傅斯年、周作人等，和巴金、汪曾祺、黄永玉更是结下深情厚谊。1949年后《文汇报》复刊，黄裳任主笔。他拉来了强悍的作者队伍：郭沫若、茅盾、朱自清、吴晗、费孝通、俞平伯、叶圣陶、钱钟书、杨绛……

出生于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，和红学家、剧作家同班，结识众多文化名人，经历了孤岛时期的上海、抗战胜利、国共内战，以及此后数十载的苍黄风雨；换了别人，不知道有多少真伪混杂的谈资可供卖弄、咀嚼？而晚年黄裳就两个字：沉默。

内敛的情感

沉默绝非无情。还在重庆念大学的时候，黄裳“每天在烟雨迷离的长江边上，在有着美丽名字凤凰楼的茶馆里，读读书，写写信，心里充满了少年人的离愁别绪，家国之感”。他后来由“理聪”而改投“文傻”，或许是因为那细腻和敏感，太需要抒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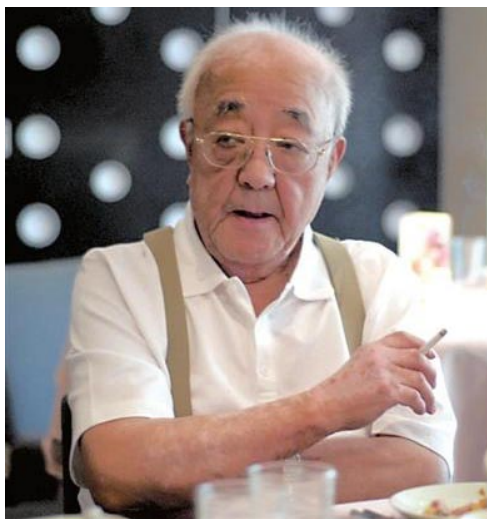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李辉告诉记者，多年前他搜集和整理黄裳书信，联系彼时尚在世的黄宗江，后者找出了17封，有8封写于1940年代。“那时黄裳常感寂寞难耐，与友人通信，特别是与黄宗江这种有特殊关联的朋友写信，就是最好的释放。”

所谓的“特殊关联”，指黄裳对黄宗江的妹妹黄宗英的追慕，这也是圈内尽人皆知的秘密。黄宗英小他6岁，因主演话剧、电影等知名。1944年8月黄裳给黄宗江写信说：“我过去没有遇到过淑女，遇见小妹，又为她当时那种风头所掩盖，无勇气上，岂真要由‘神女’来启蒙不成？”

此信写后两年，黄宗英嫁给程述尧，不久离婚，嫁给赵丹。1993年，黄宗英赴北京和八十高龄的翻译家冯亦代结婚，轰动文艺圈。

在公开发表的文字里，很难索引出这段美好而无果的“单恋”给黄裳的内心留下了什么痕迹。不过李辉讲了一件趣事。他藏有黄宗英的处女作、诗文集《和平列车向前行》，1951年2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发行，属“新时代文丛”。黄裳即为该文丛编辑，平明社则为巴金所创办。2006年，李辉拿着这本书分别请黄宗英和黄裳题词。前者写“我看了实在脸红，也不胜感慨”，后者只淡淡一句“文丛前编辑黄裳敬观”，一点心事也不让人窥见。

包括李辉在内，很多人印象中，黄裳唯一一次透露情感，是在文中介绍钱钟书曾撰对联赠他，内容为：“遍求善本痴婆子，难得佳人甜姐儿。”黄裳酷爱藏书，尤其名家签名本，故戏称“痴婆子”；黄宗英凭话剧《甜姐儿》出道，这也是她早年的昵称。



相关 Link

黄裳素描

黄裳，1919年生于河北井陉，原名容鼎昌，曾就读于南开中学和交通大学。记者、学者、散文家。著有《来燕榭书札》《负暄录》《海上乱弹》《前尘梦影新录》等。

爱故纸堆，爱文物字画，爱游山玩水。
爱美丽女性，爱开怀畅饮，不爱说假话。
爱给友人写漂亮的信，爱听好玩的故事，
爱在美丽的风景里和友人比赛吟诵诗句。
也爱评说时事，抨击所恨所憎。
他是黄裳，爱对浅薄的人投去蔑视的目光。

（据李辉《黄裳印象：看那风流款款而行》改写）

众忆

上海的文化老人又少了一位，但也只能无可奈何。问题是现在的作家、学者们能接上来吗？我很喜欢看他的散文，我觉得没有人能写他那样的散文，这样的文字还能去哪里找？

——王安忆

黄裳先生与我们家有很多的交往，祖父（叶圣陶）很欣赏，一直让我们读他的文章。他文章中的书卷气息、独立的文化判断以及轻松有趣的笔调，依旧是我们难以超越的写作范本。

——叶兆言

首先黄先生是一位作家，对写作非常慎重，很注重细节。其次，他的文化品位非常高，对人、对事、对书、对近现代文化变迁都有独特的看法。他应该得到更充分、更全面的评价。

——陈子善

款款的风流

奇的是，黄裳推崇鲁迅。“你别看他表面木讷，内心却极灵敏，关心时势。”《黄裳文集》编者刘绪源说。1950年4月，黄裳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《杂文复兴》，讨论“是不是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？”，他的回答是，杂文依旧有针砭时弊的作用。这篇短文引发了争议，黄裳受到压力，是巴金保护了他。

在1958年黄裳还是被划成“右派”，文革中亦难免遭难。但他本性未改，对女儿表示：“一个作家，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勇气、把自己的心挖出来。写作是要担风险的，写作是一件良心的事。”这就难怪，他会和提倡“讲真话”的巴金成为挚友。巴老逝世后他写悼文《伤逝》，只叙述“如尘的记忆片断”，却于平静中蕴含着力量。

“他文章里有一种战斗的东西，面对现实，有话直说。”孙郁告诉记者。作为鲁迅研究者，对黄裳字里行间的“烟火气”，他很敏感，并指出其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。反过来，黄裳也嗅得出别人埋入文字的深意。在常人眼中，陈垣的《通鉴胡注表微》和钱钟书的《宋诗选注》是学术著作，高深晦涩，他却分明感到“作者的坚强意志及书生本色”呼之欲出。

黄裳的散文大家地位是公认的，他继承了明清文人对于物件的把玩心态，但抛弃了其中那些迂腐的笔调。“可谓汉语魅力和文人情怀兼得。”孙郁评价。

他还获益于广泛涉猎。刘绪源感叹，黄裳可以和周汝昌讨论《红楼梦》、和钱钟书讨论古典文学、和郑振铎讨论书籍版本。他还写过一篇《关于柳如是》，以“毒舌”著称的历史学家朱维铮读罢拍案叫绝，当面表示钦佩。“功力、学识、趣味、文笔。”刘绪源这样总结黄裳的散文艺术。

最感性的描述大约首推李辉一篇旧作的末尾：“性情风流，文字风流。在世事纷繁人声喧嚣的闹市里，在一己选择的书香阁楼里，在漫溢着传统文人隽永韵味的小巷里，我分明看到了一位名士在款款而行。”如今斯人已逝，风流又被雨打风吹去。

黄裳酷爱藏书，钱钟书曾撰对联赠他，内容为：“遍求善本痴婆子，难得佳人甜姐儿。”此图为黄裳为藏书所作题记。